

圣西门和圣西门主义

[苏联] 沃尔金 著

曾定之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圣西門和圣西門主义

〔苏联〕沃尔金 著

曾定之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64 年 • 北京

圣西門和圣西門主义

[苏联] 沃尔金著 曾定之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新 华 书 店 經 售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统一书号: 3017·111

1964年9月初版	开本850×1168 1/32
196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73千字
印张3 2/10 插页3	印数1—6,000册
定价(9)0.60元	

В. П. Волгин

СЕН-СИМОН И СЕН-СИМОНИЗ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61

內容提要

本书首先对法国十九世紀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門本人的学說，作了比較全面而詳尽的分析和闡述，继而論証了圣西門的弟子巴札尔、安凡丹等人如何发展了圣西門社会学說中个别潛在的論点，最后并指出他們随着历史的发展如何把圣西門学說中的宗教观点和宗教热情提升到首要的地位，作为改造社会关系的手段，以致使圣西門学派变成了一个逐漸死灭的教派。



昂利·聖西門画像

(1760—1825 年)

恩 格 尔 曼 繪

目 次

第一章 圣西門的社会哲学思想.....	3
第二章 早期圣西門主义的社会学說.....	52
第三章 圣西門学派的晚期.....	87
参考书目.....	99

第一章 圣西門的社会哲学思想

昂利·圣西門(Анри де Сен-Симон, 1760—1825 年),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才开始著书立說。在这个时候以前,他在自己的生命途程上經歷过几次迂迴曲折的轉变。在圣西門的独具一格的經歷中,反映出了十八世紀末法国社会发展和理性发展的种种变故,而这种变故有时是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反映出来的。圣西門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封建家庭(圣西門直到去世的时候,还念念不忘他是查理大帝[Карл Великий]的后裔),他在百科全书派一个大学者——达朗貝(Д'Аламбер)的教导下,受过良好的教育。后来,圣西門就到軍隊中服役。对当时貴族青年來說,服兵役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不过他是在美洲革命的一个嶄新的、不平常的环境中服兵役的。在圣西門的命运里,旧的封建传统同新的資产階級世界影响极其离奇地交錯在一起。新的資产階級世界的輪廓在十八世紀启蒙主义者的著作中已經模糊地勾画出来,后来只是在当时同封建君主制的法国迥然不同的革命的美洲,它才第一次清清楚楚地呈现在这位年輕的法国軍官的眼前。从这个时期圣西門所設想的許多計劃上,可以判断出他对于这些影响的感受如何的敏銳,以及这些影响如何錯綜复杂地在他身上交織在一起。圣西門心里酝酿的計劃,是把具有巨大經濟意义的技术上的設想和过去的征服者大胆的冒險精神結合起来。他向墨西哥总督提出的开凿一条把大西洋同太平洋联結起来的运河方案,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計劃。这个方案只有在資本主义世界到达高度繁荣的时期才有可能实

現。

1789 年的革命仅仅在最初一个阶段，以其政治方面吸引住了圣西門。但他很快就脱离了政治斗争，以他特有的热情开始从事新的、在当时說来是最有利可图的事业——利用国有财产进行投机。他之所以沉迷于这种投机事业，仅仅是因为这种投机事业使他有可能繼續过豪华闊綽的生活，还是因为这种事业的规模或资本主义新舞台上的冒险的征服者的狂热把他迷住了——对于这一点是很难肯定的。总之，在他的生活经历中出現了一个与那个时代的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阶段。然而他所过的闊綽的生活，还不是一个毫无高尚理性兴趣的人的生活。他利用自己的资产，通过直接与当时最杰出的思想家交往的办法来掌握科学思想的最高成就，以此弥补自己所受的教育之不足。

圣西門的生活中的第二个剧烈转变时期，是因其破产而結束的。他的破产部分是由一系列外界的条件所造成，部分是因为他那种资本家-貴族的大方性格中完全缺乏攢錢的本領所致。到了十九世紀初，圣西門便一貧如洗了。他在自己生活的最后二十年中，有时靠偶尔的一点收入，有时靠临时的救济，有时靠朋友的資助，才得以維持生活。他的著述活动，恰巧就是在这个半饥半飽的生活时期中进行的。

圣西門喜欢把他在 1802 年以前的全部生活說成是进行一系列有意識的體驗的经历，因为这些體驗对于他充分認識周围现实以便着手建立新的社会体系是必需的。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但是，絲毫也不容爭辯，这些體驗实际上确实为他的学說的产生創造了必要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些體驗，圣西門便不可能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科学的任务有深刻的認識。圣西門在自己著作中所提出来的那种新的思想，使他有別于革命前和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想家。

这种新思想，只有在参考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两次最大革命的經驗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这两次革命就是：1789—1794年震撼法国的政治革命和以新的資本主义原則改組先进的欧洲各国实业生活的經濟革命。要正确地認識这一点或那一点，单凭个人的天赋是不够的，必須同革命过程、政治和經濟过程有直接的实际的接触，必須不仅有理性認識的广度，而且还要有生活实践方面的广度才行。因此，这就使圣西門在思想上逐漸同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托馬斯·莫尔(Томас Мор)接近起来。

圣西門的生平中包括了法国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封建专制制度的末年——革命时期——帝国时期——复辟时期。他的著述活动开始于1802年(《一个日内瓦居民給当代人的信》)，結束于1825年(《新基督教》)。现在，讓我們来回顾一下这个时期法国社会发展的一些最突出的特点。

法国的革命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为資本主义关系在法国的自由发展扫清了道路；妨碍資本主义关系发展的社会条件 and 政治条件都为革命所鏟除。当然，革命也給旧的資產阶级的某一部分人带来了一定的損失。这些人由于本身阶级利益而同旧秩序的統治阶级、同旧的国家机器，以及同宫廷王室有联系。在雅各宾党人专政时期，因为发行强制推銷的公債，实行征用，頒布一些破坏所有制的法令，以及由于战争状态引起实业萧条等等，許多資產阶级的代表人物感到苦不堪言。但是，在革命时期中也有許多人通过买卖国有财产，通过承办軍需品和从事各种各样的卑鄙齷齪的財政金融勾当，竟然大发其財。除了旧資本家以外，还出现了一批新資本家。他們的資本规模是旧資本家所望尘莫及的。毫无疑问，資本的积累过程，甚至在国民公会时期还在增长不已。热月

9日政变^①以后，资本家们抛弃了开始束缚他们的雅各宾党人的专政，以真正的法兰西“主人”的姿态大胆地登上了舞台。在拿破仑（Наполеон）篡夺政权以前摆脱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羁绊并且压倒了贵族的资产阶级，总算平安无事地熬过了“恐怖”时期，用物质财富来犒劳自己所受到的惊吓。这时，资产阶级才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统治阶级。

地产的再分配，就它对法国未来的命运的意义来说，乃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巨大的成就之一。这种地产的再分配是出卖所谓国有财产、即教会土地和逃亡贵族的土地的结果。这一措施直接出于财政的需要。它对于革命的共同利益来说，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将地产由特权阶级手里转移到资产阶级和农民手里来巩固胜利的话，那末第三等级的胜利便会是不彻底的，也是不巩固的。这一措施打击了特权的土地占有制，从而也就动摇了旧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地位。另一方面，随着土地转入非特权阶级手中，同时也就产生土地摆脱封建束缚的过程，因此就形成了与保卫革命成果休戚相关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广大阶层。旧的土地所有者绝不願意忘記自己的“神圣”权利，他们在国外建立的一些流亡组织就是他们的联合的中心，要求外国武装干涉就是他们行动的主要手段。这一特殊情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新的、拿破仑帝制的建立。从革命方面得到了满足的土地获得者，所渴望的不是使革命深入下去，而是希望国内保持稳定，以及建立一种使他们得以牢靠地使用新地产的“秩序”。平民对革命成果感到失望，他们的愤怒情绪也吓坏了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也渴望建立“秩序”。旧

① 热月系指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历的第十一月，相当于公历7月19—20日至8月17—18日；而热月政变，则指发生在1794年7月27日（即共和国第二年热月9日）的推翻雅各宾党人专政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译注

的君主政体不可能建立这样一种秩序，它的复辟会使全部革命成果受到威胁。毫无疑问，一旦这种政体复辟，流亡者、旧的统治阶级和旧的土地所有者（土地的购买者已全部付清了土地的价款）便会卷土重来。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既然政权应当以武力为依据，所以掌握当时唯一受过严格训练的一支武装力量——常胜军——的人，自然就成了这一政权的觊觎者。

拿破仑统治时期是法国资本主义工业相对迅速发展的时期。法国继英国之后，走上了产业革命的道路。在许多生产部门，首先是棉纺织部门，机器工业排挤手工操作，工厂工业排挤小作坊，把以往单独生产的工人都集中到工厂中来。在资本主义工业中从业的工人人数不断增加。工人的低微工资，工人的赤贫生活状况，女工和童工的雇佣的增加，工人中的风潮等等，越来越引起社会的注意。

拿破仑执政时代和帝国时期的经济政策，必然是要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实际上也是如此。拿破仑政府曾千方百计鼓励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为了保证政府的措施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它建立了工商院系统。工商院由工商阶级的代表组成，并和政府中的工商总院有联系；后者必须把来自资产阶级上层的这些代表机关的一切提议和要求集中起来并加以讨论。政府帮助在生产上采用新机器，尽力保护本国的工业家不受英国竞争的影响，保证他们有销售市场。大陆的封锁便是这一政策的最高表现。

拿破仑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农民上台并保住政权的。但是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资产阶级和农民对他的态度表现出一些动摇，这对于拿破仑帝制的巩固是极其危险的。拿破仑的政策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法国由于与英国多年交战，海上贸易几乎全部停顿，而且实际上已丧失了它的殖民地。拿破仑连年对外用兵，弄得国内

財源枯竭。大陸封鎖并未增加法國商品的出口量；相反地，由於普遍的經濟蕭條，對法國的工業品需求下降了。1811年爆發了危機，根據官方報告，這是由原料不足所引起的，而原料不足又是由海上聯繫的中斷和市場、特別是國外市場的縮小所造成的。這些可悲的後果，使資產階級對帝制的態度大為冷淡。資產階級需要的是和平和貿易聯繫的恢復。如果拿破侖妨礙這一點，那末資產階級就要解僱他，就好像解僱它的店鋪里的一個不得力的伙計一樣。在帝國的最後幾年中，農民的情緒上也有類似的轉變，這主要是由皇帝的對外貿易政策把不堪忍受的負擔加在農民身上所造成的。每年的征兵和人員的大批犧牲，開始在农村中引起了雖然不是公開流露出來的、但已為同時代人所覺察得到的不滿情緒。帝國的根基已經搖搖欲墜了。因此，當軍事上的失敗給了帝國最後一擊時，波旁王朝又登上了法國的皇位。

波旁王朝的復辟使貴族重新掌握了政權，只是因為這個政權在一定程度上不能輕視資本主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以貴族才不得不对資產階級作了某些讓步。例如在政治上允許資產階級的上層人物參加選舉，在經濟上保證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復辟時期的波旁王朝政府儘管被迫作了這樣一些妥協，但它仍然是一個封建反動的政府，而資產階級也正是這樣看待它的。同時，復辟時期的法國資本主義日益向前發展，因而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也不斷鞏固起來。正是這個時期，蒸汽機在法國得到了廣泛的使用，原煤消耗量增加了，冶金業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隨著資產階級經濟實力的壯大，它對政治的野心也就越來越大。但是 1789—1794 年革命的教訓，使得資產階級不再迷戀共和國了。資產階級現在對資產階級君主制這樣一個平庸的理想已經感到心滿意足。因為這一制度能夠保證資產階級的“秩序”既可抵制封建反動勢力

的侵害，又可防止与資本主义工业一起成长起来的无产階級发动革命的尝试。

机器技术的采用，把一批又一批的小手工业者和在分散的手工业工場做工的农民推入无产階級的队伍。工业不能容納他們。因之，在这个时期失业已成为經常现象。但是无产階級还没有表现出独立的政治积极性，它只是有时自发地起来反抗机器，或者反抗不够糊口的工資。只有一小部分工人，主要是巴黎工人，似乎还保持着模糊的革命传统。然而，与溫和的自由资产階級的反对派同时存在的，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还有革命的秘密社团。这些社团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小资产階級的队伍，他們的綱領也并未越出资产階級民主的范围。

一部分政治上开展的知識分子，有的参加自由的反对派，有的参加革命的共和派。在知識分子这一阶层中，随着資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知識分子在工业企业和信貸机构中工作的那部分人的比重不断增加。知識分子的上层人物——青云直上的工程师、大銀行職員，由于他們的本身利益同他們所在的企业利益息息相关，因而在思想意識上必然傾向于大资产階級。这部分人的地位和他們集团情緒的特殊性，使他們的思想意識具有某些特殊的色彩。但是从根本上讲来，他們还是资产階級知識分子。而在另一极端也有一部分不善于或者还来不及同流合污的知識分子。物质生活的沒有保障，对现实的不滿，以及对未来的缺乏信心，都滋长了这部分人的革命情緒。大学生和民主知識分子在复辟时期的秘密团体中居于主要领导地位。这些人当中大多数仍然站在资产階級民主主义的立場上。在这些知識分子下层人物中，也有着产生社会主义思想意識的某些前提。他們在生活条件方面与无产階級接近，在直接生活中和政治斗争中又与工人階級

的代表人物发生接触，这就不能不促使他们这部分人的思想意识倾向于社会主义。

圣西门思想体系的建立和他的学派的形成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就是如此。

二

圣西门把他自己事业中的种种波折说成是事先早就安排好了的总的生活任务，这是我们不能相信的。可是当他四十二岁开始写作活动时，他倒真是给自己提出了这一总的任务。这一总的任务就是要创立新的哲学即新的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应当是在各门精密科学全部成就的基础上广泛地进行积极性的概括——以别于十八世纪的百科全书。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十八世纪的百科全书只给自己提出了纯粹消极的任务：不是建立新的体系，而是摧毁旧的体系。圣西门认为，在这一新的哲学体系中占中心地位的应当是关于人类的科学即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应当像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一样，成为一门以观察和事实为依据的“实证”科学。但是圣西门的哲学并不仅仅是高度的理论概括，它同时还是实践的指南。哲学的组织就是现时生活的组织。实际上，哲学使圣西门感到兴趣的正就是哲学的这第二特性，他是把新的哲学体系作为新的社会关系体系的基础来建立的。圣西门的学说具有高度的积极性，它绝不是消极的观察。

绝不能把哲学同生活的这种联系理解成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理论者所理解的那样。他们的特点就是将现存的制度与合理的、自然的制度对立起来。他们认为社会哲学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一自然制度的永恒不变的规律。随着这些规律的发现，理性应当在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理性的统治应代替愚昧无知和非理性的统治。

圣西門与这种观念完全是格格不入的。一切社会制度——无论是所有制、政治结构，甚至宗教——依他看来，都只有相对的、历史的意义。在圣西門的学說中，沒有談到超乎时间和空間条件的符合人的本性的社会制度和自然制度。在圣西門的学說中，也沒有談到现在和过去的非理性与未来的理性之間的显著脫节。然而，圣西門的学說接受并彻底地发展了为十八世紀唯理論者刚刚发现一点萌芽的关于社会发展有规律性的思想。这一思想为数十年革命經驗所証实，并为各門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所闡明。

规律性的思想，是圣西門体系的基本核心。决定論是科学方法論的指导原則，这一原則在物理科学領域內是絕對不容爭辯的。但圣西門坚决主张这种原則也应当运用到历史学領域內，如果历史学想成为科学的話。他的学說中还有着一条关于人类生活的规律。这种规律可以科学地来創立。認識这一规律在社会现象領域內就有預見的可能性，就如同在物理学现象領域內有預見的可能性一样。这个高于一切的规律，引导一切并統治着一切。人类只是这一规律的工具而已。虽然，它是通过人类起作用的，但是人类却完全不能摆脱它的影响，或者控制它的作用。圣西門所宣传的新社会关系体系，因此也不是像唯理論者的社会关系那样，符合于理性的永恒的要求。它是过去全部历史的必然的結果和自然的繼續。^① 由于事件的进程本身，它是必然要实现的。^② “級数的前項是过去，末項是未来”，^③ 作为一門科学的历史学的目的就在于使人类有可能根据过去发生的事情来推断将来发生的事情。如果不能根据一定的理論把历史事实按先后順序联系起來的話，历史仍旧

① 《实业家問答》。《圣西門选集》，1859年布魯塞爾法文版第3卷，第191頁。

② 《关于社会組織的理論》。《圣西門选集》，法文版第2卷，第379頁。

③ 《人类科学概論》。同上书，第132頁。

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事实而已。^①

在有规律的历史过程中，哲学体系占据着确定不移的和十分重要的地位。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哲学都规定着它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認識最适合于当时社会組織的体系，以促使被統治者和統治者采納。如果这种体系能够改善，就应使其完善，而当它已經达到完善的最高阶段的时候，就应把它推翻，并利用各方面的专门学者所收集的材料在这个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体系。”^②在所引用的这一段話里面，概括地表现了圣西門的历史理論中一系列非常典型的思想。这种历史理論显然是唯心主义的历史理論。这种理論认为，主宰世界的是以各門科学的成就、从而是以人类理性的成就为基础的哲学思想。哲学并不是什么单一的、自我均衡的东西。哲学不断地发展，现实生活則在哲学的范围内发展着。某一哲学体系并非是在这样一个或那样一个偶然的天才思想家的头脑里偶然地产生的。它是在科学成就和社会需要的基础上合乎规律地产生的。哲学家不是去臆造哲学体系，而是去了解它。哲学体系一旦被了解之后，就被当作該时代的最好的体系而为社会所掌握。只要这个社会能够在它的范围内发展，它一直存在着，然后才被破坏，以便让位于符合新的知識水平和新的时代的新哲学。

我們可以从圣西門創作活动各个时期的著作中摘录出一些言論，来証实圣西門的哲学历史体系应当属于唯心主义这一点。按照圣西門的看法，政治制度不是偶然地产生的，而是由于人类理性进步规律的作用。^③因此，只有与教育状况相适应的秩序，才能成

① 《論文学、哲学和实业》。《圣西門选集》，法文版第3卷，第217—218頁。

② 同上。

③ 《新基督教》。《圣西門选集》，法文版第3卷，第379頁。